

天笑主任

# 星期日

第六期

中華民國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風竹

THE SUNDAY. No. 6.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 THE SUNDAY

### 本 刊 定 價

郵 費		定 價	冊 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冊
四分	三分	一分	半年
一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全年
元二	元五角	元五角	全年
元			全年

### 廣 告 價 目

等第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	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	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	價目從廉	欲知	詳細	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 星 期

第 六 號

民國十一年陰歷三月十三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 包天笑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總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 星期

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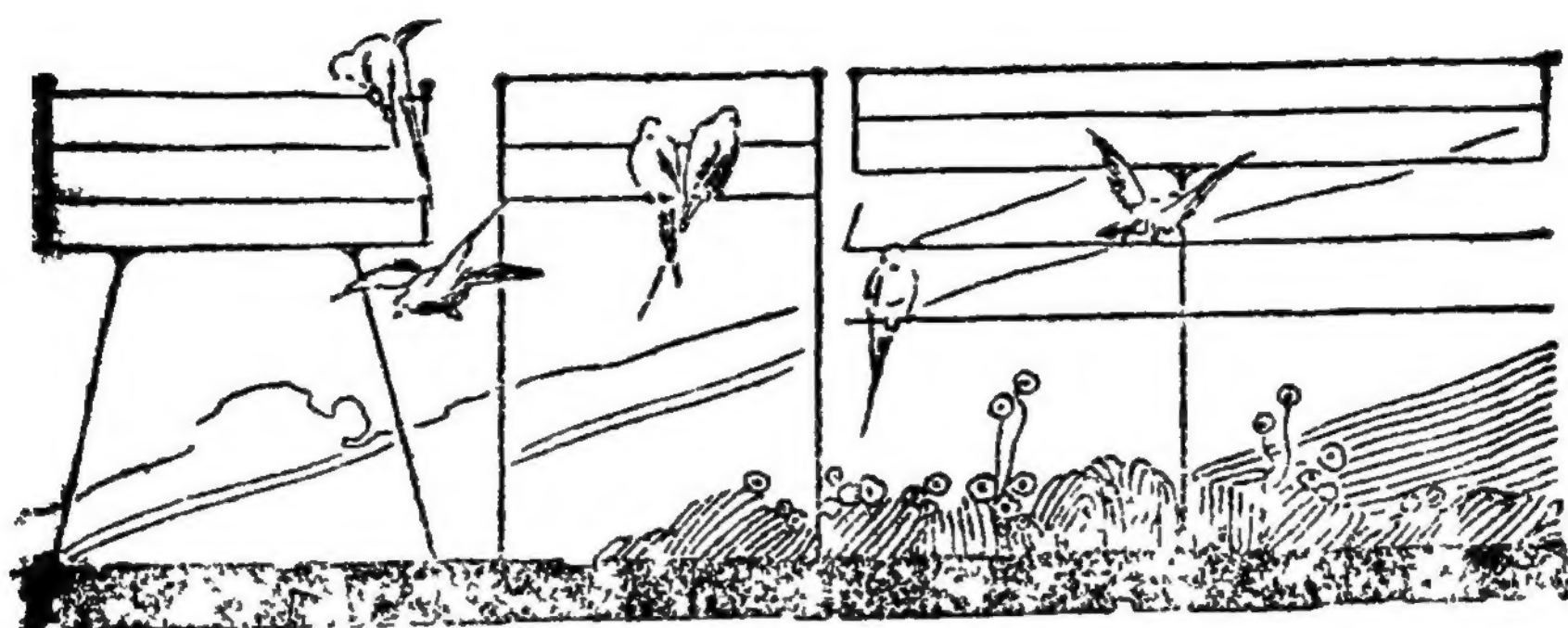
湯劍我女士墨跡與小影  
(徐卓呆之夫人)





影小裝化主湖西之丹牡白





## 星期第六號目錄

猩紅

德國利俾瑟圖書館之格言

崔將軍妾(下)

神經過敏

你去問母親罷

一星期中之偉人語

金錢的來路和去處

舊報紙之廢物利用

星期談話會

交易所現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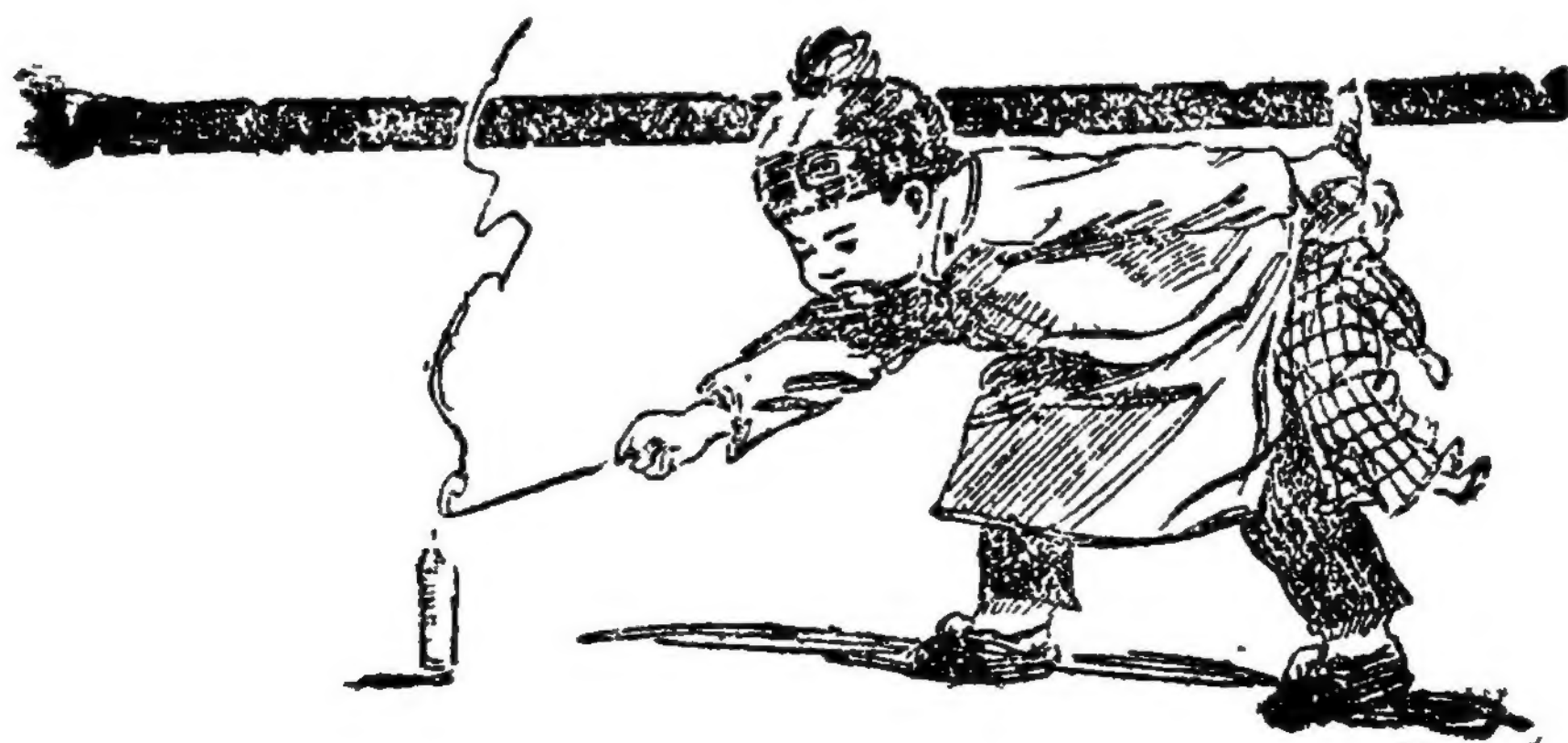
最準之表

五首雄健的詩

膩友宵談錄

酒錢世界

拈	馬	倚	拈	老	社	亦	謝	文	卓	倚	拈	天
花	二	虹	花	主	員	厂	豹	芬	炎	呆	虹	笑
	先			願								
	生											





## 猩紅

天●笑●

危險啊。現在的中等階級中人啊。好像每天和死神在那裏奮鬥。稍一不留神。就被他捉去了。有個海鹽人姓沈的。號笑孫。他們在海鹽也是個大族。這位沈笑孫先生也是個中學堂畢業生。父母早故。在二十二歲上娶了一位夫人。二十四歲上生了一個兒子。伉儷很篤。沈先生又是非常端謹的人。要講他家庭幸福呢。可也算得個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了。但是近幾年來。這海鹽沈氏家已中落。沈笑孫自出了中學堂以後。就沒有謀到一件好事情。一則呢。也是他的

運氣不好。從前和他一班同學學問的程度。比他要低的。現在已經得到很好的事了。他却還是躊躇得很。第二呢。也是他的爲人過於拘謹。於現在的時世不甚相宜。他從不會向人鑽謀。別人也就不去睬他。因爲手中拮据。於交際場當然不大去。而且朋友也極少。所以他要是沒有事。可以半個月不出門。在家裏幫着夫人抱抱小孩子。一天一天便這樣過去了。起初他得着一個小學教員之職。每月十元光景。在本鄉倒也可以苦度。後來又兼了一處功課。加了六



元不想剛剛有些活動他夫人就是一場病不免多告了幾天假到了明年這個小學校另外請了別人單剩這六塊錢如何過日子況且那幾年來生活程度一年年的飛漲這六塊錢還得自吃飯人家用一個僕役也不止六塊錢咧沈芙孫這半年工夫已經到了窮鄉深處幸虧夫人也做些女工幫襯幫襯過了一年居然謀到一個書記的職務是在一個機關裏可以有二十塊錢的薪水不到一年這機關又裁併了拿大薪俸的人還是安然無恙把拿小薪水的人全行裁去沈芙孫也在被裁之列又是賦閑了偶然也有過幾回事都沒有能長久如此一年年的下來沈芙孫已經有三十歲了他有個親戚姓潘的在

上海政界中也有點兒小聲譽他寫了幾封信去託他謀事回信來說是現在謀事不易但是你老兄胃口不大總還容易設法我總放在心上一有機會立即奉告可是沈芙孫收到這信後一擱就是半年也沒有什麼好消息來沈芙孫說還是我自己到上海去罷到底親切一點這位潘先生事體忙到底在上海時時瞧見了人又着緊得多再者從前老太爺在日聽得也通過往來並且潘先生也是個厚道的人去一趟或者不至於落空他夫人說我有個姑母也在上海你去我便和你同去沈芙孫說小孩子呢夫人說放在家中沒有人照管自然也帶了去咧或者你在上海謀到了事我也住在上海小孩子便在上

海讀書了。內地的女人最美。慕住在上海。在內地住三間屋。在上海住半間屋。也願意再有一種觀念。以爲上海謀事非常容易。尋常只聽得人家說某人到了上海。已經發了財。咧某人的家眷都搬到上海去了。住了。只見一個個到上海去。却都有了事。並沒有回來的。所以沈芙孫的夫人大有破釜沉舟之意。在沈芙孫呢。一則伉儷情篤。二則家裏也沒有安排錢。又覺得幾年來在家鄉更沒有味道了。因此便也答應帶了夫人兒子同去。到了上海。就住在一個中等的棧房中。他們夫婦兩人只帶了二十塊錢來。火車費等等差不多已用去十分之三。棧房裏每天四角吃飯。在外二十塊錢。那裏數幾天。用沈芙孫當天到了。

明天就去訪潘先生。潘先生倒很殷勤。懇懇說你老哥有信來。後我的確時時在心。要是我兄弟有一個差使。無論如何。決計奉請。無奈我近年也不甚得手。至於推薦呢。以前也遇到幾個機會。有的事你老兄是做不來的。有的呢。薪水過少。而且還要自辦膳宿。似乎划算不來。我心裏總想謀一個薪水在二十塊錢以外的事。你老兄到上海來。方始值得。所以躊躇到今。又問起他家裏的事。沈芙孫說。內人也同到上海。潘先生頓了一頓。說嫂夫人同來。想還有別的事罷。沈芙孫道。他有个姑母住在上海。潘先生點點頭。道。不然。可以住在舍間。倒是上海的房子太窄狹了。我這裏兩上兩下。房子絲毫沒有空隙。可是吾兄住。



在房棧裏開銷不小而且也不很舒服呢沈芙孫唯唯而退回到棧房去尋他夫人的姑母一打聽已經不在上海了又過了幾天沈芙孫看看二十塊錢已經用盡又去尋潘先生潘先生說一時之間那裏尋得到相當的事沈芙孫道現在我已資斧告竭正是急不暇擇了潘先生想了一想取出二十元來說你暫時救救急罷我終極力給你想法子又過了兩天潘先生自己到棧房裏訪他說剛纔有一件事却在吳淞一個局子裏當書記但是薪水太少每月只有十二元以前像這種事情我實在不敢推薦所以沒有寫信給你現在你說急不暇擇還是就呢還是不就請你自決沈芙孫想要是不就真個要在棧房內

坐以待斃了幸虧此刻潘先生的二十元還沒有用完要是用完了如何可以再開口去問他要呢他說承你老哥的意思現在只好就了請你留意有比較好的事情再留意罷現在也只得騎馬尋馬了潘先生道如此也好但是嫂夫人還是回去呢還是在上海呢沈芙孫道我想我的事務既然在吳淞也帶他到吳淞租一些小房子住住橫豎回去一樣的也要租屋子住潘先生道也好請你自己斟酌罷這時候已經在十月下旬了潘先生說你且度過了冬到明年新春再給你想法子罷那時沈芙孫帶着他夫人兒子趁火車便到吳淞租了人家一間屋子出了三塊錢一月倒也還好預備明年仍在吳淞的時候



就把小孩子送到小學堂讀書。誰知住了有一月多光景同居的一家人家也有個小孩子忽然患起猩紅熱來了。這猩紅是劇烈的傳染病。沈芙孫也知道。但是。要避吳淞地方。又沒有個熟識的人教他避到那裏去。他夫人說橫豎各家的房門隔開了。的不至於傳染。那裏曉得地方狹窄。空氣又壞。到得同居的小孩子病好。他那小孩子猩紅竟發現了。那來勢比同居的小孩子更爲兇猛。吳淞地方又沒有好醫生。可憐不到七天。他們夫婦惟一之愛兒拋撇了他。那慈愛的父母竟一瞑不視了。沈芙孫這時人財兩空。一錢不名。跑到潘先生那裏泣訴情由。潘先生也只。有勸慰一番。說好在賢伉儷年紀甚輕。不愁無子。死。

者已矣。生者自己保重罷。又給了他二十塊錢。以爲棺殮之資。沈芙孫踉蹌而去。大凡女人家在中年的時候對於親生的兒子。便如第二生命。還有甯可犧牲自己。倒不要緊的。而且沈芙孫夫婦兩人。僅有此掌中之寶。經此極大的打擊。他那夫人已全無生氣了。誰知老天故意要窮苦這一對夫婦。不到三天。他夫人發起熱來。兩頰通紅。喉間也覺梗梗的。沈芙孫用火向夫人喉間一照。叫聲阿呀。都起了白腐。這時急得手足冰冷。他夫人倒轉坦然說。我兒子也死了。我死了去尋兒子去。活在世上反教你有內顧之憂。死了你獨身倒容易辦。咧。不過我這魂靈總常繞你左右。啊。沈芙孫這時又悲又急。想吳淞沒有好醫生。



一誤不可再誤。非到上海去就醫不可。把夫人橫勸。豎勸。只得帶病。趁着火車到上海來。又不知道那個醫生好。只得又去尋潘先生。幸虧潘先生住在閘北。離火車站遠近。那時候已經吃夜飯時光了。却喜潘先生今天歸家很早。聽得有人敲門。開了門。一瞧。又是那位沈芙孫先生。哭喪着臉。氣急敗壞的進來。潘先生知道又有什麼事了。便道。你老兄定一定神。再說話罷。沈芙孫道。吾內人在門外等着。潘先生道。嫂夫人也來了。怎麼不進來呢。沈芙孫道。他也病了。此番是來就醫的。潘先生道。阿呀。也是喉症嗎。沈芙孫道。喉間已白腐了。胸間額上一片紅雲也。和小孩子一樣。此番是來就醫的。但不知到那一個醫生處去。

看呢。兄弟是。人生路不熟。要求老兄指引。潘先生道。阿呀。這倒耽誤不得。最好請西醫瞧。如此罷。我認得一個俞先生。我寫一封信。到你家裏去。一切診金藥費。你都不必付。趕快去罷。沈芙孫取了潘先生的信來。尋俞先生。俞先生道。很利害的傳染病。你們不病的人。要當心啊。最好是進醫院。一切有看護的人。不然終不妥當啊。潘先生開了一個方子。又再三說。你們還是進醫院說着。看了看表。已經夜間十點多鐘了。說今天只怕太晚了。明天早晨我勸還是和潘先生商量進醫院罷。沈芙孫出了俞醫生的屋子。便到從前住過的棧房裏來。走到半路上。黃包車敲起竹槓來了。說。拉了你們有兩個半鐘頭。肚子也餓了。



跑也跑不動了。非一塊錢一輛車子不行。那病人又不捨得錢和他爭執。沈芙孫道：「好了，好了，到了那裏多給你些錢罷。」卓夫也沒法到了那棧房。棧房裏房一見他夫人有病，一問知道是喉症，便拒絕不留。沈芙孫央求他說：「我今日住了一夜，明天早晨就進醫院了。」棧房裏執定不依，說這種病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沈先生你算照應我們小棧房，別處去尋一個地方罷。沈芙孫知道這裏不可留，只得同夫人出來再尋別一處。也是如此。說有的說你這個病要傳染人的，不是我們不肯留你，留了你要害別人的。我們也無可如何啊。有的說我們棧房裏的客人，生了這種傳染病，也得要報告工部局衛生處，何況把一

個生傳染病的人招接進來呢？如此幾個圈子一兜，那辰光已經在十二點半鐘了。沈芙孫又想起潘先生來，最好他有熟識的旅館介紹一個，可以暫時安身。否則只好雇了一輛黃包車，在人家里口露宿到天明了。那時又來敲潘先生的門。潘先生已經睡了起來，問是何事。沈芙孫說出旅館不肯收留的話。沈芙孫的夫人在車子中哭得說不出話來。潘先生見這情形，不覺義形於色，說：「既然如此，且在我家中耽擱一宵，再說。」斷沒有把個病人露宿在馬路上的道理。況且此刻已經十二月中旬，天氣又冷，如何是好？潘先生命人把一間客堂，出空，索性搭了一張牀，起來，且圖一圖明天介紹到中國醫院裏去。他那邊是



專看傳染病的沈芙孫夫婦心中很覺不安。自己知道是傳染病。潘先生家中也有小孩子等等。潘先生道：「不妨我把屏門關斷，不許他們出進，隔離了，不要緊待你們去後，我再託人來消一回毒，也就無礙了。」到了明天，潘先生一早起來，介紹進中國醫院也到了。午後方纔送去，一進醫院，總算這件事定一定心了。那時候漸漸到陰曆年底了，大家不免事忙了些。潘先生有時打個電話到中國醫院問問，說沈芙孫的娘娘身體虧弱，病勢還未見起色。沈芙孫却常在那裏陪伴夫人。醫院裏的人常常和他說：「這是個傳染病啊！你要當心，我們醫院裏的人是打過血清又知道避忌的，尚然不敢十分親近，這叫做吃了這碗飯，

沒有法子，你還是避避的好。」沈芙孫一來，伉儷情深。二來，他不到吳淞去，上海也沒有熟人往尋潘先生。罷年底下，非常之忙，偶然遇見潘先生，潘先生也勸他道：「老兄，你自己要保重啊！雖然你們伉儷很篤，但是傳染病是無情的東西。中國醫院是中國人辦的，許病人家屬進去看護，要是外國人辦的，只許在窗口望望，簡直送了進去，死活交託了醫院裏了。我勸你還是少去爲是。」沈芙孫口中答應，還是天天到中國醫院去。那天是小除夕了，潘先生忽然想起沈芙孫有三天沒有來了，他夫人的病不知道怎麼樣。他上海沒有什麼熟人，年底下也要給他預備一二十塊錢，正在轉念間，忽然門外由車夫送進一個條子，



問了。問說是中國醫院來的。上面寫着『令親沈芙孫君病勢沈頓。恐將不起。望足下急來一視。千乞枉駕。』云云。潘先生想他夫人病了。如何說是他病子。細一睜。的確是寫的沈芙孫君。並沒有寫他的夫人。再把來人喚來一問。說確是沈先生病了。也是猩紅熱。潘先生連忙跑到醫院裏。僅剩一口氣。他們的醫院男女是分開的。他指指那邊女醫院。見潘先生來了。也說不出什麼話。一命嗚呼。明天恰巧是個大除夕。潘先生給他已死的朋友料理後事。倒也化了一百幾十塊錢。問問他夫人呢。說道。前幾天本來好些。自從他丈夫病了。他也加重了。這幾天沒有見到他。丈夫自然心裏格外着急。潘先生道。最好不給他夫

人知道。但是潘先生說這話之前。沈芙孫夫人早已知道。也是一個進來養病的女孩子。纔只有十三歲。他進來告訴別人說。男病房裏今天又死了一個人。說是姓沈。前三天還到過這女病房來的呢。他夫人一聽。不是他丈夫是誰呢。當時人便暈了過去。潘先生安殮了沈芙孫。送到會館。去正是個大除夕。急急忙忙去料理他自己的私事。明天大年初一。他睡到十二點鐘。起身出門去轉了一轉。也沒有什麼好玩的。事便自歸家。到九點鐘的時候。他因為昨天辛苦。早就安睡了。初二的那一天。天還沒有十分大亮。便有人來敲門。一問。說是中國醫院來的。沈芙孫娘子在昨夜三更已經去世了。潘先生連忙趕得去。又



要料理他的身後一切可憐啊他們竟沒有一個親屬在上海只靠一個潘先生潘先生到了女病房裏幾個病人寂靜着沒有聲息只有那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告訴潘先生說昨天上半夜他還喚着他兒子喚着他丈夫下半夜已經死了潘先生料理已畢回

到家裏和他夫人說道今年的新年總算是最有趣味了恰巧我去年年底多四百塊錢就結果了沈芙孫他們三個人夫人道你也辛苦了有人家送來的葡萄酒你喝一杯天氣冷別出門罷

德國利

俾瑟圖

書館之

格言

拈花

- 一 讀書毋過久久則厭
- 二 止讀好書毋虛費光陰
- 三 止讀爾年齡所可讀之書爾知識所能讀之書
- 四 止讀能增進爾知識之書且數讀之
- 五 正書未畢勿讀閑書
- 六 讀宜用心宜慢
- 七 勿污書





# 崔將軍妾

(下)

虹 倚

轉瞬過了六七個月。盧慧芸住在母家的期限早滿了。上海的陸家便遣人來接他回去。你想慧芸現在成日價的在林鎮守使家中。和鳳梧打得火熱。固不必說。就是起初不在意中的崔將軍。如今也和自己意見融洽。談笑風生。一時驟然離開了。好像有些說不出的難過。何況回到上海。又是生生投入愁雲慘霧的牢籠。愈加不願意了。當時遂一五一十的和鳳梧說了。鳳梧聽罷。忽的流下兩串急淚。力勸他莫回上海。慧芸道。回去固然沒事。不去又似乎說不過去。

鳳梧道。你也不必說不去。推說老太太有病。須你服侍過了。今年再說罷。我們姊妹們難得混熟了。你一走。我要冷靜死了。慧芸心中本不願回上海。聽了鳳梧的話。正中下懷。便依計而行。打發了陸家來接的人回去。可是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慧芸終日在林家。天天和張將軍李將軍打牌的情形。那裏瞞得住人。那上海陸家來的人早已耳熟能詳。又看見少奶奶不肯回去。格外證實謠言。不虛回去。以後除將慧芸交代的話正式報告以外。又一五一十。

將○慧○芸○的○行○動○舉○止○一○本○奏○上○陸○玉○樓○的○父○母○兄○嫂○  
聽○了○但○有○一○聲○短○歎○陸○玉○樓○的○母○親○背○着○人○對○他○大○  
媳○婦○道○你○家○妹○妹○我○早○已○曉○得○他○是○時○髦○青○年○人○那○  
裏○守○得○住○大○媳○婦○聽○了○也○只○有○低○頭○不○語○心○中○微○微○  
的○怨○道○妹○妹○呀○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又○隔○了○好○些○時○候○盧○慧○芸○和○崔○將○軍○的○關○係○愈○來○愈○  
深○外○面○空○氣○也○愈○過○愈○緊○陸○玉○樓○的○父○母○耳○朵○裏○也○  
充○滿○了○不○愉○快○的○材○料○老○夫○婦○按○捺○不○住○便○派○人○間○  
接○授○意○給○慧○芸○的○母○親○說○慧○芸○能○守○便○請○回○去○守○不○  
能○守○還○是○大○家○走○散○免○得○陸○家○掛○着○不○好○聽○的○名○氣○  
只○要○不○算○陸○家○的○人○陸○家○也○就○可○以○不○問○了○這○消○息○  
還○沒○傳○過○去○崔○將○軍○已○在○那○裏○積○極○進○行○了○切○實○拜○

託○了○鳳○梧○爽○爽○快○快○說○是○要○娶○慧○芸○了○鳳○梧○道○你○和○  
慧○芸○的○資○格○可○以○數○得○上○說○這○句○話○不○過○慧○芸○那○人○  
是○心○高○氣○傲○的○我○也○曾○探○過○他○口○氣○要○叫○他○來○做○你○  
的○妾○糊○裏○糊○塗○的○租○一○處○小○房○子○就○算○成○功○恐○怕○他○  
不○肯○呢○況○且○將○軍○你○那○太○太○很○凶○嶧○縣○有○名○的○母○夜○  
又○萬○一○事○前○沒○得○一○個○正○式○解○決○將○來○慧○芸○固○然○不○  
得○了○就○是○將○軍○恐○怕○也○體○無○完○膚○豈○不○大○家○沒○趣○崔○  
將○軍○道○不○要○緊○我○那○母○夜○又○雖○凶○我○前○幾○個○月○已○經○  
將○他○打○發○到○嶧○縣○山○裏○去○了○舊○式○的○婦○人○只○要○有○錢○  
就○可○以○塞○住○了○他○的○嘴○我○想○以○後○按○月○寄○一○千○塊○錢○  
去○他○一○定○歡○喜○得○口○也○合○不○攏○一○面○我○再○請○我○們○老○  
太○爺○和○老○太○太○也○不○必○來○省○和○母○夜○又○一○同○住○在○嶧○



縣山遙路遠。就有點什麼風聲。他也不曾曉得。我和慧芸的事。便可以放手辦了。說罷。又重託了鳳梧。鳳梧笑道。我替將軍這樣的幫忙。事成之後。何以爲報。崔將軍笑道。我來替你做個老林的外面監督罷。這次要不是我來透消息給你。上海那個花吟湘。早已要進門奪了你的這把虎皮交椅了。

這時候。陸家拒絕慧芸。和崔家歡迎慧芸的兩種信息。一齊正式輸入慧芸耳朵來了。慧芸是個聰明人。外察流言。內觀大勢。曉得陸家在所必離。離了陸家。除却崔將軍。又將誰嫁。況且前前後後。澈底思量。自己爲什麼弄到如此地步。不是崔將軍的關係嗎。鳳梧自始至終。穿插其間。不是具有深心嗎。想到這裏。

對於鳳梧。也不知應該是怨恨。也不知應該是感激。可是一轉念到陸玉樓以前的事。病榻呻吟。執手鳴咽。羅巾題血。如在目前。心中又不知是應該怎生的安排。慧芸這一場思考。結果只落得羅衾掩泣。足足哭了大半夜。那枕邊的珠淚。總算是對於陸玉樓最後的報酬品了。

不多幾時。慧芸『離陸』『嫁崔』的手續。俱已完備。內幕的主持人物。自是鳳梧獨力擔任。布置一切。自有崔將軍手底下。一班走狗料理。崔將軍和慧芸正式結合那一天。因恐招惹省城當道的耳目。却到上海去舉行的禮節。雖不繁重。可以算得一半是正式。結婚辦法。迥不是秘密行動。討一個小老婆的方

## 崔將軍妾

式在慧芸呢。總算嫁與崔將軍爲妻。在崔將軍口頭和心坎上也承認慧芸是他的正式夫人。他的部下也樂得仰承上意。公上夫人尊號。不過那無情的法律上。崔將軍的第一個妻子在那未與崔將軍離婚以前。仍不能承認慧芸是崔將軍之妻。只能算崔將軍之妾罷了。

誰知好事多磨。崔將軍和盧慧芸結婚纔過了蜜月。江西一方面忽起了軍事。省城的督軍因爲崔將軍素有殺敵之能。便派崔將軍帶領人馬前赴江西。剿在從前的崔將軍原不怕什麼戰事。一奉出發的命令。格外歡喜。一則可以多開支些開拔費。臨時費。恩餉等類。不無增加些財產。二則統兵出外軍權更

## 四

大所過之區。可以爲所欲爲。好不自在。無如現在有了這位千辛萬苦得來的沉魚落雁美人。怎肯捨得遠征。依崔將軍的意思。很想謝絕。這差使不去。還是盧慧芸勸道。將軍自以國事爲重。如果抗命不去。現在的國法。雖奈何你不得。可是清議難逃。人家一定要歸罪於我了。崔將軍一想。也不錯。不過生生的和慧芸離開。又有些捨不得。不得已。便帶了慧芸出發。這時候的慧芸。真算是一個壓寨夫人了。說不盡的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崔將軍到了江西邊界。軍事上到也得手。有一天不知怎樣吃醉了。痛鞭了一名隨身的護兵。那護兵不是別人。正是崔將軍家鄉的老鄰居。來伺候將軍想



做昇仙的雞犬。平日崔將軍待他很厚。不知怎樣。這日酒能亂性。竟打得這護兵皮開肉爛。第二天又將他推出營門。他只得捫牆。李回縣去了。到了縣。縣少不得要去見見崔將軍的老太爺。訴苦一番。因為他來當兵的時候。是崔老太爺薦來的一見。崔老太爺還不打緊。不知怎樣。又見着崔將軍真正的鄉下夫人。被夫人一再駁逐。不知不覺的將崔將軍迎娶。慧芸隨帶從軍的事。從頭至尾說了出來。崔夫人聽了。真是三尸神暴燥。七竅內生烟。不由分說的。第二日帶了一大把銀子。兩個用人。動身往江西向崔將軍興問罪之師。

崔夫人露宿星奔。路過省城。早已有人聞風報信。趕

先到江西去報告崔將軍。崔將軍這一嚇。非同小可。真合着舊戲上所謂『大事不好了』。這時候參謀當中又尋不出一個當年穿針引線的鳳梧。想一條退兵之策。不得已。只有與慧芸商量。慧芸道。他來我負荆請罪。服臣妾之禮。也就完了。崔將軍道。使不得。使不得。那母夜叉不可以理喻的。還是暫避凶鋒的好。慧芸沒法。也只好依着崔將軍的策略。連夜派了幾名幹役悄悄的送回省城。安頓崔將軍。一面又親自寫了一封信。重託林鎮守使和鳳梧子細照應。保護那慧芸。倉皇就道。臨歧惜別的情形。主帥歎歎。差不多要引起三軍墮淚了。

沒有幾天。崔夫人到了大營。到處搜索。撲了個空。憤

無可洩。也不想回。既堅守大營。實行監督主帥。崔將軍口中說不出。心中的忿恨。自不必說。依着他的性子。恨不得將他。這母夜叉。綁出轅門外。鎗斃方洩心頭之火。可是軍法不能通用。到他醋海風波上去。也只索罷了。因此因忿成憂。積勞成疾。臥病軍中。按兵不動。他那鄉下夫人。還說他是假病。成日價的和他鬧個不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崔將軍因病重。不能問事。前鋒有一標人馬。先投降敵人。倒戈相向。起來。崔將軍這一氣。更是火上加油。崔將軍的病。也一天沉重。一天。等到崔老太爺趕到。崔將軍每天。只能在清晨說幾句話。崔將軍這時候。和他老父說。請老父和他鄉下夫人說。可否將慧芸接了來。見我一面。

我就感激不盡。死而無怨。做兒子一生事業。雖不能算榮宗耀祖。也不能算是不肖子孫。這一點作為最後之請求。請夫人照准。罷他老父含淚點頭。誰知和他媳婦說。那鄉下夫人冥頑不靈。竟不答應。他說我家將軍這條命。就生生的送在這賤人手內。他若來時。我只有以手鎗相見。也算是替夫報仇。老父見說不通。便回復了崔將軍。崔將軍曉得今生今世。沒有再與慧芸見面的希望。心中想道。我壞破了他的貞操。並不能增加他的幸福。我良心上分外對他不起。心中兀自想一面流下了幾點英雄眼淚。也總算是對於他愛妾盧慧芸的最後報酬品了。崔將軍的凶耗。傳到省城。盧慧芸的痛哭悲哀。自不



必說不多幾時。崔老太爺和崔夫人扶着崔將軍的靈輓回籍安葬。路過省城。少不得要設靈開弔。崔夫人尋着了林鎮守使。要覓盧慧芸的所在。宣言要帶他回去守節報答將軍。林鎮守使早已和崔將軍幾個知己朋友以及感恩圖報的部下商量好了。不肯將慧芸交出來。以免他帶回峨縣山裏支解起來。發洩他的醋勁。只推說慧芸已歸母家。不知去向。這樣下臺。崔夫人見鬧無可鬧。也只得回峨縣山裏。好在崔將軍典軍多年。掙下不少的山林田地。做一個故將軍的夫人也足以威風一世而有餘呢。可憐的慧芸既不能送崔將軍的終。又不敢到崔將軍的靈前一哭。終日以淚洗面的靜悄悄的住在西

湖孤山相近一所高樓上面。這所高樓是林鎮守使和幾個崔將軍的故人合資替慧芸造的。送給慧芸作爲他修心養靜之所。另外又湊了些錢存在銀行裏。每月付些子金給慧芸。日用林鎮守使的愛妾鳳梧遇着風日晴和湖濱打槳的時候。也抽一空子遶道兒來看看慧芸。見了面也鼓不起當年拉攏打着牌的興趣。慧芸一天到晚睡的時候多。醒的時候少。便是起來也不過坐在一張楊妃榻上。呆呆的對着鏡子。太息一回。有時候似癡非癡的嘆口氣。對鏡子道：「唉。盧慧芸呀。你何以如此的薄命。」盧慧芸呀。你的一生便如此歸結了嗎？」

(完)

# 神經過敏

卓 呆

某年夏天我住在一家旅館中他那裏本來住的多數是學生這時候正值暑假假期內大家都已回去旅館中空着我對着四周一無顧忌一天到晚高聲唱歌隨手尋一處什麼涼快的地方去納涼有一天夜裏我在自己房裏我當時也是一個貧乏書生在社會上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往往無聊之極對着桌子呆呆的空想着雖想了些將來的樂事然而大半是苦境居多實因這時節的我本是個極端的厭世家此刻我忽然聽得門外輕輕有足音並且是向我

這裏來的我還當是茶房咧也並不注意不料突然背後有一種陌生聲音說道你在此用功麼我倒很奇怪回頭向房門那邊看去却是個四十多歲的男子一手擎着烟捲笑盈盈立在那裏面貌略帶些方與身體很相應小小的八字鬚頭髮又三七分着原來是個四五天前住在這裏的新客人我便點點頭此人却踱進來又低聲說實在無聊得很啊說時就坐在我所移的椅子上我答道不錯我也覺得寂寞得極只管請在此談談罷我說時暗想此人一定是



個不慣旅館習慣的鄉下人。否則決不致一點事情。沒有會遇到不認識的人。房中的我如此一想。心倒定了。於是同他閑談起來。方知此人姓管。是安徽某處充監獄醫的。此次爲着暑期講習會來聽講。還是初次到此。所以他總說住不慣。子細對他看時。只見他顏面蒼白。瘦削。目光很不銳利。宛如有什麼神經衰弱症似的一般。不禁叫我心中有些不安起來。二人只是問答些平凡之事。徒然厭倦。毫無興趣。不過他屢屢要用被人脅迫似的眼光回頭觀看。此外他的態度。他的語氣。竟毫無生氣。好像很疲勞着。我此時便一無理由的心中斷定。此人大概是個世上普通的劣敗者……總之。生成老實拘束。處世術很幼

稚。生活上一些沒有發展的人……雖不很深知其細。大約是做了多年乏味的監獄醫。便成了這當然的徑路也。論不定一回兒。他正正經經的問我。道我。倒要打聽你一件事。這裏旅館中的主人。他可曾向着你打聽過我什麼。此人說完了。我也不知他何事。莫明其妙。即搖頭道。沒有。是何等樣的事呢。他側着頭答道。是啊。此時手指顫顫的將烟捲上的灰彈去。又道。實在很奇怪。我看是旅館主人。隱瞞着警察等人。必定在那裏探索我的事。無疑我再三盤問主人。只是瞞我不肯直說……此人說得似乎很有深意。我自然一時有與好奇心。大發問他。道。警察們來探索麼。到底怎麼一件事呢。他正色道。我本來沒有做

過什麼虧心之事不曉得什麼緣故我好像是受着嫌疑。我即道你從什麼理由上曉得有這種事呢。他道却有種種原由。他說到這裏似乎已不願再說下去。將話避着我那時節見了他那副正直而神經過質的神氣。便沒有去只管盤問他的勇氣。就此不提了。他也獨自回房。他的後形悄悄的很冷寂。自從有了此事以後。他這一個人便成啞謎兒似的。深入我腦中。自然他自己既肯向我直說。決不會真的犯什麼罪了。大概是什麼錯誤弄到受這嫌疑的。第二天我便與主人談起昨夜之事。問問他實際主人圓睜着眼睛。訝道。原來連你那裏也來過麼。主人又說他屢次來打聽。我弄得討厭極了。所以初次來

看房間時。却把他拒絕的。第二次來時。他的來歷已明白。因此留他住下。但是我的起初拒絕他。在他竟覺得我有何深意。在內此人又常說警察天天派人監視着他的行動。又說偵探時常在門口窺望。或跟隨他出門的……我就說此人倒也奇怪。做了監獄醫。時常診察犯人的。爲了這些事。膽小得如此。不是很可笑麼。只消自己沒有做歹事。只管坦然好了。因此我曉得他是常常向主人纏繞着。主人也弄得很覺受累咧。他到過了我房裏一次。就此熟識。後來在房門外遇見也笑嘻嘻的。照呼我。總殷勤邀他進房談談。實在我對於他的好奇心很強。一心一意要想解釋他的



啞謎咧過了二天晚上他又擎着烟捲到我房中我自然很爲歡迎並且問道怎麼樣了那一件事已經明白了麼他一聽我此話見我替他擔心着便十分親熱微笑着說道仍舊沒用實在那警察署可惡極了若有疑惑之處儘管把我叫去審問好了不是很容易解決的麼何必如此只是疑着呢他說得很興奮從我看來可稱愚極真是疑心生暗鬼他又說到什麼店裏去買買東西那些夥友也很薄待我我去洗浴和人家調錯了一頂帽子又被人大罵一頓這些一定與嫌疑是關聯着的警察署的注意已密布在各方面我這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形都做了他們注目的目標了……我聽了這幾句

話不禁失笑道那裏會有這種事全是你的誤會這裏的商人本來沒有內地那麼客氣往往言語亂暴得罪人的這些事只可不擺在心上你竟居然掛念着麼他急忙搖頭道不然昨天我走過一個崗位時見有兩個警察立着我就故意裝得大模大樣的過去他二人低聲說就是他就是他我實在難受很想自己到警察署去聲明咧……我那裏肯信他說的話即道這也是你的誤會啊我說罷便打聽他怎麼會有這種疑惑這動機從什麼時候生出來的呢他只是把言語避開不肯直說我既覺他滑稽又覺得這莫非是發狂的前兆倒有些怕起來咧說話之間提起他鄉里的事來家有三個孩子夫人也很賢可

以想像他家庭頗多幸福他又笑道一點也不想回去不過很想見見孩子們……我不免也微微笑着我種種的想像以爲他這樣的擔心着莫不是從一種懷鄉病變成了神經極衰弱麼戀着家鄉不慣出門膽弱的人一踏到這種熱鬧地方受了種種壓迫便一時的精神上變動起來這也是有的後來幾天雖常見面却不提此話我也不問好像每天熱心赴講習會去着也有時出去散散步看看影戲大約神經平穩了我也替他暗暗歡喜也有時還與我下過一二局棋

有一天是某紀念日夜裏有提燈會他本是講習會中一份子是團體去的他回來後我便到他房裏去

看他見他很疲乏又從他表情上可以應得出他已受了什麼大感動咧這一夜與他談談他又談起那怪事來了他說那嫌疑到底還沒明白今日更確定了我們今天是團體去的排隊很整肅忽然我背後有了一個怪人此人打扮得如鄉下人一般其實就是暗探……他說時眼色還現出可怖的樣子來我一想又來了這一瞬間中差不多把他那怪病的氣分反射到我身上來咧不知什麼緣故把這膽小的善良人弄得如此疑心煞是可憐啊那裏會有這種事呢於是我一面對他表示非常的同情心一面儘力的盤問他一回兒他居然認我是個知己肯說出來了



原來他此次出門中途乘那鐵路的聯絡船時他一入船便坐在一堆行李旁邊停一回就有一個紳士帶着夫人下來像是那行李的主人只聽得二人口中連連在那裏說可疑可疑他一聽此話就想我雖坐在行李旁邊又不想偷東西倒也夷然但是上了火車不知怎樣這句話深入腦中總離不開行了。一點鐘光景他開開窗來看看風景一回兒旁邊一個紳士默然將窗關好再歇了半點鐘他又開窗那紳士突然道你乘着二等一點也不懂得乘客的禮儀你開這窗叫我好不受累方纔我已把他關過了。他大受侮辱不免說只消有了錢誰不能乘二等什麼乘客的禮儀我難得出門却不明白不過道德

一事我還有些懂得於是雙方就爭了幾句倒也過去。不料一回兒又生出第二件不快的事情來查票的走進車室差不多在一個個乘客面前低聲說道請留心懷中東西獨有他面前不說非但如此他的面前是逃避似的通過的其時他心中忽然大悟想起聯絡船中夫婦二人的話來咧他們說可疑可疑難道是我受着什麼嫌疑麼如此一想那方纔爭論的紳士也非普通旅客一定是他們指使的人後來到某處停車其時那紳士已不在他心裏也舒服些了。就立起來在室外踉踉蹌蹌見車站上有一人在那裏打電話很像那紳士他登時宛如瞧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混身亂抖。子細的向那邊瞧去無奈

人多聲雜再加離電話處太遠耳中不很清楚不過說也奇怪他後來想想竟覺得當時聽得很清楚似乎說『車中有一可疑之人到站時千萬注意』等話他心中剛纔舒服些又不安起來咧他暗想怎麼如此只是固執着不纏繞我呢頓時怒氣勃勃那紳士倘使過來必定要打他一頓出出我的氣不料那紳士忽然在人叢中消滅不見咧於是心中非常不快回入車室中從此在車中便食物也吃不下了到下車時擔心着車站上有什麼事倒也沒有動靜安然出來以後就奇怪的事連續不斷咧

他這麼徐徐說完我聽了自然驚他怎麼如此沒有常識但是因着他那種正直的表情誠實的口氣倒

使得我很覺可怕房中窗戶開着夏夜的涼風陣陣吹來幾乎要使得我毛髮悚然我便隨隨便便答道這麼看來你的錯誤都是從聯絡船上一件事生出來的他急急問我道什麼錯誤我又說道我總覺得是你誤會了意思咧他們說可疑並不是指你說的乃是夫婦二人由別的話上連下來說的車中紳士也不過是平常旅客電話也是你耳的錯覺那裏會聽得清楚呢……他不滿足道不對不對在我竟全是事實我便與他取笑道我看你還是把這些事當他一場夢早些忘了罷放在心上自己苦着算什麼呢這時候他兩臂交組胸前垂頭不語難道他怒着麼然而他念頭已錯我若去指定他便是我的罪惡



憑他怒也不妨我非矯正他不可這一夜我就此告辭而去。

後來似乎他仍舊沒有悟自己的誤解我房中也不很來不過聽聽主人口氣也可以想像咧又過了十天光景我與他在客堂裏撞見我便笑着問道如何爲什麼不來談談呢他說講習會一面忙得很說時臉色很憔悴我覺得他真可憐他是醫生是一位科學家竟會被這一點毫無意思的事情弄得朝夕不安我真莫明其妙再歇了幾天我到他房裏去看看便問道已經明白了麼他臉上似乎安心些說也不

見得好像警署一面有打算暫緩下手的樣子我又笑着說包你可以解放了！不到你那天天與獄囚接近的人反怕起這種事來不是很可笑麼我說了他眼中時頓有生氣說我囚人倒一些也不怕已經很慣了反與他們親熱得很越是死刑囚人的病越是想早些醫好他這裏那麼的可怕地方我再也不能多耽擱了倒很憶念着囚人們咧說罷哈哈大笑我還是第一次聽得他有生氣的笑聲咧其實他回家的日子已近心裏非常的歡喜着

每讀舊小說字裏行間輒見有咒詛金錢者然一方面咒詛金錢

一方面仍爲崇拜金錢願今後之作家擴大其眼光

拈花

你去問母親罷



## 你去問母

親罷

陳文炎

碧塵這幾天和燕姑愛情已經到一百度了實在忍耐不住就老着臉跑去向母親說娘！我一定要和燕姑訂婚請你告訴爹爹請個媒人到王老伯王伯母那邊去說他母親道胡說不好好的到學堂裏去讀書尋出些事來鬧燕姑難道比你妹妹還要好麼他那一

樣及的上你妹妹碧塵聽了這一番文不對題的話簡直莫明其妙他妹妹秀英在旁邊紅了臉說娘真奇怪不管什麼事總將女兒牽扯在內何苦來碧塵心想母親平日最鍾愛的是我無論我提議什麼事總有商量的餘地這一次對這樁事忽然嚴

詞拒絕真令人灰心他越想越憤學校裏索性也不去了終日在房裏胡思亂想懨懨不樂隔了一天晚上對秀英說妹妹我的事從不瞞你的老實告訴你我若是不和燕姑結婚我終是畢生一件缺憾秀英和碧塵兄妹之間感情極好秀英這時看哥哥這種樣子着實有些不忍便說哥哥不要惱壞了身子待我替你向娘說去說着便去了碧塵眼望着妹妹花枝招展的走出房去一種美態真覺可愛的



心想母親的眼光到也不錯。燕姑雖好，究竟還不及妹妹。但是妹妹雖好……但是兄妹啊。

秀英去對母親說：「哥哥既是愛燕姑，妹妹娘何妨就成其好事？」早一天娶個嫂嫂來家，不熱鬧些麼？他母親不得已纔對秀英說：「秀英，我老實告訴你，你便是我的媳婦，並不是我的女兒。原來你是碧塵爹的好友劍心的女兒。你母親在你兩歲時患時疫死了。你父親向做革命事業，嫉惡如仇。民國三年，

## 你去問母親罷

手刃了地方上幾個巨宦，隱名逃往海外。臨行時將你送給我夫婦做女兒撫養。說此女他日不才則爲汝等之女，才則須爲碧塵之妻。因碧塵那時就很聰明伶俐，爲你父所愛。你想我們放着眼前的人，不要去要燕姑做甚。現在軍閥更迭，往事如烟。你父親明年就要回國。我們夫婦想那時再告訴你們，倆不想你哥哥倒等不及了。一席話把個最活潑的秀英說得如在夢裏一般呆了半晌也不好。

意思再到碧塵那裏去，便回到自己房裏在牀上睡了。仔仔細細的揣摩自己的身世，不覺又悲又羞。又驚又喜，想到結果仍舊歸到碧塵身上。想他一夜不會得着回信，不曉急到什麼樣子。很悔昨不該怕羞不去。於是披起衣服盥洗好了，決計去告訴他。但是害羞的思，想終究阻住他的去路。秀英正在游移不定的時候，碧塵已經跑進來了。秀英不由得粉頰上一層一層堆起紅暈來。碧塵說：

## 你去問母親罷

妹妹真害人。母親怎樣說，也不給我個覆信。究竟怎麼樣啦？秀英羞答答立在一張梳妝臺面前，拿着一本書，儘管亂翻一聲兒不響。碧塵很奇怪，又一連催問他幾次。秀英纔慢吞吞的答道：「娘說……」

因但是猜又猜不出，祇好憤憤的往外走。這個時候，秀英彷彿觸了電一般，便道：「哥哥，你到母親那裏去問一問，就知道了。」碧塵就依他的話去了。

碧塵去了，秀英心想不曉得他對這件事意思怎麼樣，肯不肯放棄燕姑前途，還未可樂觀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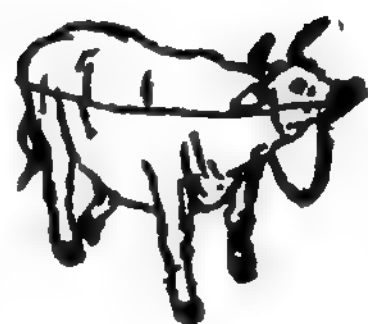
停了半晌，碧塵很滿意的走進秀英房裏，見秀英伏在桌子上，想心思。猛上前拉着秀英，雪白粉嫩的手，喚道：「妹妹，你放心吧，我不想燕姑了。」秀英雙頰泛紅，灑脫了手，說道：「做什麼？我不知道。」

## 魚腹之酒 拈花

美國人禁酒，然終不能絕。法令雖嚴，而夾帶之風甚盛，聞常有將酒裝入扁瓶中，藏之魚腹中，以輸入者，亦可謂想入非非矣。







## 金錢的來路和去處

謝豹

鵝毛般的雪一片片從天空飛下。鋪滿了大地。呼呼的西北風還逼着雪打進破簷去。彷彿要凍僵這齋下睡的人們。這時候路上的行人也漸漸稀少了。只有路旁那一所很高大的屋子。點綴得和瓊樓玉宇一般。勢利的風雪似乎也怕他的勢焰。只敢在窗外探望。不敢鑽進他的窗子去。這屋子的主人

翁史履仁先生。面團團的。氣昂昂的。披着重裘。生着炭火。坐在這屋子裏。面忙着和算珠兒作伴。打算怎樣去增加他的進款。似乎還沒有覺得門外風雪的利害呢。雪下得更大了。路上積得有尺許深。甚麼人都說『行路難』。但是這屋子前面的一條路上。却還有一個人走着。很破舊的氈帽上很

襤褸的衣服。上都堆滿了雪。縮着手。彎着腰。瑟瑟的打顫。還露出赤條條的一雙腳。踏着雪向這屋子的一面走。

砰的一聲。這屋子的門開了。史履仁舉眼看時。只見雪人般的一個漢子。顛巍巍的走了進來。很憔悴的臉兒。裝出可慘的笑色。來到面前。叫了一聲『史……老爺！』

「叫着不住的顫動」

「啊……李二你來了麼你該給我的田租錢現在送來沒有」履仁說。

「田租錢麼本來打算早日送上的無奈今年收成不好低田又都被水淹沒了高地的出產只夠供給半年的吃我們種的田除了田裏的出息又沒有別項進款年歲荒歉又沒有地方借貸你老人家田租又屢次來催小的怎敢再延遲沒奈何把牲口變賣了纔湊

足五十元之數請先收了」李二說時把手向腕間撈着接着又說道「其餘的委實一時無處設法討情展綏到明年再償還罷」說着雙手捧了一封銀幣很鄭重的送給履仁。

履仁接過了說「那是不行的收成好不好我不能擔保難道收成不好了我的田租就收不成麼」口裏說手裏一五一十的數那李二給他的銀幣。

「史老爺我並不是要短少田租

實在一時爲難千萬討情寬限那末感恩不盡了……」李二說時益發顫動個不住牙齒格格的工作響。

履仁怒目圓睜的說「別再囉嗦了快快去設法短少田租送你官裏去……」

李二聽到這兒再也不敢多說了眼眶裏早含着淚珠兒諾諾的退出這屋子去了。

史履仁到內室去了他姨太太正在打一百塊底的麻雀便笑嬉嬉



的立在他後面看着。

『噫！你來了麼？快些拿錢來。我輸了一底多了。』姨太太回過頭來說。

履仁如奉丹詔，誰也不敢道一個不字。向腰間撈出方才李二送給他的——送給姨太太。

這時候屋子前面的路上仍有一個人走着。衣上帽上的雪堆得更多了。面上還添出兩行淚痕來。

### 一星期中之偉人語

芬

張作霖道：東三省須練三十萬大兵。現已有二十四萬。

段祺瑞道：當時要沒有參戰一役，只怕華盛頓會議沒有列席之望。他們只知增兵索餉，保護自己地盤，眼光太小了。

梁士詒道：吾事雖敗，吾心未死，須待機緣以圖再舉。

舊報紙之廢物利用



舊報紙之  
廢物利用

亦庵

- 一、草帽過大。可摺疊報紙墊其內。輕軟適首。
- 二、捲之成圓柱形。可代瓶塞。
- 三、捲之至極柔。可以拭抹玻璃窗。或燈罩。報紙之墨油。含有火油分。易去玻璃上之污積。
- 四、可墊箱篋之底。
- 五、可以裹巨大之物。
- 六、積物之地。易受灰塵之汚者。挖孔可套於美孚燈罩上。蔽
- 七、春日出游郊外野地。每苦不潔。可張報於地代座。
- 八、吸烟者有時苦無火柴。可扯報紙成條。就燈然之。
- 九、可以包洋裝書皮。以防不潔。
- 十、椅桌之足高矮不齊。可摺疊報紙墊之。
- 十一、板壁縫隙。冬日入風。可剪報紙爲條塞之。或封之。
- 十二、剪之成圓形。徑可一尺。中
- 十三、摺成護書匣形。可以藏貯函文稿件。
- 十四、店家用以包裹食物。
- 十五、黃包車夫。用以糊裱紙燈籠之破處。
- 十六、錢莊用以包裹銅元。
- 十七、庖人用以生爐火。
- 十八、可以抹拭熨斗之底。
- 十九、燈光之耀目。



口威爾遜極儉樸。任總統時。從不肯濫支公帑。其女公子有時乘總統府汽車出遊。威爾遜必償還汽車所用汽油及損耗輪胎之值與公家。若我中國。不必貴至總統。但看一總長。其妻妾子女孫會出遊。何一非坐公家之

星期談話會

交易所現形記



## 交易所現形記(六)

老主顧記述

### 第三回

訂婚縫繡小姐多情 謀事委屈姨丈落拓

鐵錚走進書房。坐定。把信抽出一瞧。原來是內兄許介眉寫的字跡。很潦草。信上說。家嚴吞烟。請速來。鐵錚看了。心裏忽然像小鹿一般亂撞。也想不出爲什麼吞烟。圖盡就拿信與夫人許氏去看。許氏不知何事。就叫銳夫念給他聽。急得哭了。鐵錚也沒主意。大家亂了一陣子。倒底男人有見識。鐵錚就對許氏道。我們在這裏急也沒用。不如趕速前去。瞧瞧罷。許氏又忙了一陣子。穿裙咧。掠髮脚咧。急得鐵錚在地當中亂轉。連連催促。催得許氏發怒道。我們怎比男人。拔脚就可以走。女人出門。總有幾件必須的手續。你性急。你先去罷。鐵錚也着氣道。吃生烟的。



汽車。幾曾聞其償費分文耶。

(清波)

□前美國大總統威爾遜之夫人

喜閱小說。尤嗜偵探小說。寒夜  
圍爐。恒朗讀小說。爲威爾遜解  
頤。不知我中國之總統夫人有  
此閒情逸致否。或云中國總統  
披覽各巡閱督軍文戰之電報。  
且不暇。更何餘力。問及稗官。

(清波)

是你的父親。却非我的父親呢。許氏一面換鞋子。一面回答道。你倒說風涼話。試問你沒得我的父親。你怎有今日之下。鐵錚道。算是我差少埋怨幾句。快些動脚罷。許氏換好鞋子。照了照鏡子。就起身與鐵錚一同出來。倒得許家飛步上樓。鐵錚只見岳父。藹如坐在一張椅子上。介眉與岳母張氏。舅嫂胡氏。都扶在旁邊。許氏奔上去。叫了幾聲。爹爹。藹如向他瞪了兩眼。并不回答。臉上發着青灰死色。並無絲毫血痕。兩眼瞳光全點。眼白也泛着灰色。嘴唇枯黃。像蠟。眼眶深陷。顴骨突出。真是怕人。鐵錚也走上前去。叫了好幾聲。岳父仍不理睬。岳母張氏起初急得忘其所以。現在見女兒女婿都已來到。反而出聲大哭。鐵錚忙一面安慰。一面問介眉。可曾請西醫。介眉回說。已打電話請了楊心田。現在阿二又去催了。不知何以還不來。你可有熟識西醫。再找一個來罷。鐵錚連說。有有一面。又飛奔下樓。打電話與徐拙仁。恰巧已經出診。問是

口作小說。最壞是不合情理。嘗見有人描摹一妓女。出口成章。滿嘴裏都是詞章。決沒有此事。今之新小說家所撰的創作。即寫一個僮夫。一個村農。也滿嘴裏都是哲學名詞。和妓女滿嘴裏的詞章。一樣的不合情理。

(拈花)

口編輯小說雜誌的人。有一樣樂事。是看到人家的好小說。編輯小說雜誌的人。有一樣苦事。是

到城裏靜修路戴家救吞金去了一時怕不得回來鐵錚很是奇怪不得已再打了一個電話與潘笏臣却在家裏便叫他趕快帶了救烟藥品器具前來鐵錚忽然聽得樓上大小都哭了不由得丟了聽筒再跑往樓上見藕如兩眼向上直泛只見眼白不見眼黑手足都直伸着似乎很痛苦樣子胡氏一面哭着一面主張先灌肥皂水再待醫生婆婆張氏不肯說肥皂水要灌壞的他也有年紀了萬萬使不得大家亂哄哄鬧着一會兒潘醫生汽車已到汽車夫提了皮包與醫生一同進來娘姨齊媽便領上樓去笏臣略與鐵錚介眉招呼過了便問烟已吞了多少時候共有多少張氏道他今天沒有出去過不知那裏來的鴉片早上據他說很不受用有些頭痛很怕煩不許我們進房後來我們問他要不要吃飯他說吃粥我們吃完飯煮好了粥我拿進去給他吃呼了幾聲未答見他朝裏牀睡着我眼梢忽然帶着枕畔却有一隻馬口

看到那種無聊惡濁的小說。但是看到一篇好小說。足敵十幾篇惡小說。

(拈花)

口女子教育。比較的總算比從前發達了。不拘南方北方。祇要是個都會。總可以常常看見許多長衣短裙。毛頭淨臉的女學生。但是女子獨立的生活。却不知在那裏。

(馬二)

口記得二十餘年前。聽先人談及。

鐵小盒子我就拿起來開蓋一看。見是鴉片。却已去了半盒。問他怎樣。他始終沒有回答過一句話。呢。醫生道。知道了。就把皮包開了。拿出一瓶藥水。叫傭人泡了三個銅元。開水滲了好幾面盆。要藹如吃藹如。死命的強着不肯吃。介眉等人一齊跪了下來。泣求依舊不肯。醫生就拿出一條橡皮管道。還是灌罷。果然動了手。直灌下去。一共灌了四面盆。半藥水。藹如忽然大吐。那時楊心田也來了。幫同救治。忙了兩個多鐘頭。藹如肚裏才嘔淨。倒迷迷呼呼的睡着了。醫生知是精神太乏了。留下兩種藥水。命他們按時給他服用。收拾皮包自去。後來張氏因剛才灌藥水的時候。把藹如身上潑得很潮。因是初夏穿的熱絨夾衣。就與他換了一套縐紗襖袴。却在襯衫袋裏檢出一疊紙來。介眉搶來一看。却是支那交易所交易存單。還有經紀人出的本證據金。追證據金收條。鐵錚把存單細看。共是兩張。一張寫着某月某日。代出本所股三百。



與朋友們逛窯子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除却極熟悉形的朋友們面前。都是諱莫如深。絕口不敢提及的。而今則稠人廣衆。中新知故雨。居然可以暢談這件事。難道這也叫做社交公開嗎。

(馬二)

口男婚女嫁。是人生大事。家家所不能避免的問題。然而十餘年來。只聽見有人慨嘆。有人攻擊舊制度。却不曾聽見有人研究

股價洋九十四元五角。另外一張寫着某月某日。代出本所股四百五十股。價洋九十六元七角。擡頭都是謊記。心裏明白。岳父短見一定壞。在這個上面暗想自己。還要去敲他們的竹槓。誰知却間接幾乎喪了。岳父的老命。不由得天良發現。很是感觸。介眉却嘆着氣道。父親向來勤慎。何以也去買這勞什子呢。單有鐵錚的岳母與胡氏姑嫂兩人。懂得不得是什麼事。却掛着眼淚問他們。他們不便詳說。只說父親買進一批貨色。大蝕其本。所以尋這短見。介眉說罷。暗暗心裏難過。天良發現。自己也覺得太對不起老子。可是不便說出。捺在肚裏。將來自自暴露秘密的日子。鐵錚隨他們鬧了一陣子。見天色已黑。就說我報館有事。必須去辦公。夜裏再來。瞧岳父罷。大家知他報事很忙。不便留他。夫人許氏叮囑他辦完公事。就來。鐵錚應聲出去。到了報館。才舒口氣休息了。片刻。廣告部主任拿了一張稿子。走進來說。這是公債交易所籌辦。

出一種較善的制度出來。每年依然看見許多青年男女。行那披紅掛綠。擺喜酒。拜天地等等老套頭。結成一對對。強迫或不情願的眷屬。唉。(馬二)

口除了打電報之外。我不知所謂國民的力量。和羣衆的運動。還有什麼成績。(馬二)

口我足跡所到的地方。沒有一處不看見有吸鴉片者。然而各省

處的廣告。他們想論月。要便宜些。我已允了他七折。他還纏着。所以來請一個示鐵錚。接在手裏。瞧了一瞧。仍授給主任一面抽斗。內拿出一枝雪茄。燃火吸着。懶洋洋的問道。他登什麼地位呢。主任道。封面三十行地位。照每天計算。每行一元四角。共四十二元。一個月便是一千二百六十塊錢。七折算實收八百八十二元。他的意思。想打對折呢。鐵錚道。交易所廣告。不能照普通廣告一例。落得咬他一塊肉吃。吃普通廣告。是休說對折。兩折。三折。都要做的。照我眼光。交易所是一種投機事業。一定借助廣告作用。倒不可便宜他。橫豎貴了他。也不能不登的。你就與他說。七折不能再扣了。主任領命而出。送廣告的李友石。還等在會客室裏。見他進來。便問道。總理諒必允許了。主任道。總理說不能爲你破例。八五折已算賣在你面上了。友石拗不過他。只說。既然如此。我的康密興。一定要在內了。主任道。也使得。就算八折實扣罷。友石應允。

禁烟的報告都差不多說已肅清了。然則他們所吸者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馬二)

口消遣的方法看小說比看戲高尚。看戲比賭博和逛窯子又高尚。然而小說的銷路全國每種不過數千部。至多的一萬部。而看戲者每埠每夜都有數千人。以至數萬人。妓館和賭局的遊客每一都會至少必有數萬人。以至數十萬人。再合全國計之。

付過報費要了發票回去路上遇見姨丈黃問潮拖住了談了一刻兒。問潮問他現在那裏辦事。友石回說公債交易所問潮道聽說近來銳夫很得法。他還是我的受業弟子。咧你領我去見見友石。說他很忙。一天跑東跑西沒一些空閒時候。不瞞你說現在籌備處事務都由我替他辦理。遇到重要的待他來簽簽字。那些籌備員每逢月底開會來走一溜大都也不終席而去。我倒忙得不亦樂乎。你要見他除非明天下午到我籌備處來候他罷。問潮想人窮了究竟不與連姨甥都待我如此態度。真是氣人。再想要謀事求教他們。只得不顧這些虛僞空禮上面了。不免嘆了口氣。道不瞞你說我境況愈加落魄了。你也知道的我去找銳夫。原是想謀一個小事情做做。既然你有全權可否瞞你姨母臉上籌備處不拘什麼小職務也派我一個。日後報答你罷。友石道既然姨丈急於謀事。我就與銳夫商量便了。我雖在那裏支持一切却都



其數之夥。必令人失驚。抑又何故耶。

(馬二)

□化學中。譯化合之原動力爲愛力。愛力愈堅。則分解愈難。余謂此二字。譯得耐人尋味。

(夢蘭)

□現時稍通文翰者。莫不喜閱小說。既閱之。又必率爾效之。故有所書。小說體裁也。小說局派也。苟命題試作一史論者。格格然。

是米鹽瑣碎。不上臺盤的雜務罷了。要說進退人才。休說我不能作主。就連銳夫也須得開了籌備會議。由大衆通過方可決定。但是既係姨丈之事。銳夫願念從前師生之誼。諒必出力。要是略有眉目。我即差人前來通知。姨丈也不必去會銳夫。就由我轉致罷。問潮心裏非常憤怒。小子無禮。但是臉上仍堆着苦笑。千多萬謝。託友石費神說句好話。玉成此事。却暗暗嘆息而去。真想不到友石如此勢利。他上年銳夫股票公司信房的職務。還是問潮所薦。飲水思源。那有恩義可說。愈加見得世風澆薄。人心不古了。原來友石自從出了學堂。家裏也很拮据。有一位母親。一個妻子。還有三個小孩子。也沒恒產家累。很重。那時姨丈還在中學裏做國文教員。每月也有四十餘元的薪水。就津貼友石家裏。十塊錢。一面與石友留意機會。恰巧銳夫新做股票公司。缺少一位信房。問潮就把他介紹過去。友石年紀雖輕。做事倒很勤謹。而且善同人。

無能爲力。昔之八股名家。每不能作書。亦此類也。

(夢蘭)

□星期日由禮拜堂出。每苦無事消遣。星期既出。可以把晤而不復嘆作麼生矣。(夢蘭)

□有某君偕友乘電車。車中甚擁擠。俄而有數婦人上車。友則讓婦人坐。獨有一婦人尙植立持電車上之革帶。某君之友勸某

意銳夫非常寵任。後來就要到公債交易所裏。果然把一切事件託付與他。除了絕大事件。外友石都有全權。可以辦理。友石就此得志。以前念書時候困苦情形。忘得乾淨。其實問潮的事情。儘可應允下來。他却因爲姨丈是長輩。而且是銳夫的夫子大人。恐他進了交易所。凡事倚老賣老。倒奈何他不得。并且現在籌備處。由自己主持。辛苦了一陣子。將來正式開幕。功成言祿。非派總務科長一定也。派個秘書長。做做萬一姨丈進來了。說不定銳夫礙於情面。那兩個位置。派與姨丈去做。倒不是玩的。須得預防着。所以推諉得乾淨。雖然答應去轉求銳夫。但是見了銳夫。始終沒有提起過一言半語。可憐問潮自從那學期。因中學裏改組。完全掉了一輩。新教育份子。他也覺得自己太古舊。定在被汰之列。就先上辭職書。校長也不虛與委蛇。假意留他一下。却直截了當。照准了。問潮又到處託人謀事。都因他陳腐冬烘。不合新教育原理。

君讓婦人坐。某君不應。及下車。其友謂之。某君笑曰。君未知之。此婦人乃我家中老媽子也。

(愛嬌)

口拿破崙第三。好謾罵廷臣。一日。謂大臣倍乃德曰。卿之面何酷似牛。倍乃德曰。臣面果似牛否。臣不能自見。惟向者數次出使外國。代表陛下。固同此面也。

(祖東)

不肯用他。落拓貧窮。很是可憐。後來遇見了姨甥友石。以為既應允了。一定有幾分把握。天天在家裏等候。友石信息頭頸也伸長了。脚跟也站痛了。度日如年。一連一個多月。毫無信息。不免急起來了。却還想友石或者公事忙迫。無暇前來通信。也許銳夫出門。到他處去了一時。還沒有回來。友石無能為力也。說不定。友石幼時人很忠厚。想不至於昧沒良心的。決不可錯怪。好人想定就要自己去會會友石。第一次茶房回說不在寫字間。第二次回說開着會議。不便見客。第三次問潮早晨七點鐘就跑去。却不入內候。在大門口直待到九點。敲過才見一部黃包車飛奔而來。友石好似沒有瞧見。摸出一角小洋給了車夫。便往裏走。問潮不敢疎忽。便走上去喚了一聲。友石好。早。友石似笑非笑的回頭過來。道。姨丈請裏面坐。問潮就跟在後面進去。在會客室裏坐下。友石命茶房泡茶。一面向問潮道。姨丈請坐。一會我去看看公事。就出來。



口去年法國有鄉人某。負債若干。無以償。請於債主。以牛值作抵。債主私計。當時牛價足償所逋。許之。約明日赴市售脫。後以售價全數付清。乃去。明日鄉人以一牛一貓抵市。謂市人曰。牛一值四元。貓一值四十牛。然牛貓當合購。舍貓而市牛。吾勿願也。市人訝之。然私恃四十四足抵一牛之值。而貓爲附贈品。遂議定成交。市畢。鄉人以四元還債主曰。此一牛之值也。債主不信。

說罷大踏步入寫字間。問潮候了一個多鐘頭。依舊沒見友石出來。忽然走進一個人來。却是茶房手持茶杯。放於問潮面前。却向問潮自頭上到脚上釘眼。一瞧見他又老又窮。不值得理睬。便出去了。問潮很是口渴。端起茶杯便喝。誰知却是冷茶。好得已是五月天氣。還不要緊。便都一聲喝乾。正是。

忘恩負義算甚事

人老珠黃不值錢

欲知友石何時方始出來。與姨丈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 最準之表 拈花

瑞士某處有一製鐘表之工師。新製一表。每開一次。後十五年內。無須再開。而又最準確。以嚴重試驗之結果。以五星期中。僅差秒又十分之七。

探於市果<sub>箱</sub>乃廢然取金而返

(徂東)

口該撒大帝被刺之前一夕赴大

臣來比得家晚餐來氏乃羅馬

之所謂非常執政官也方在據

案簽各種文件來賓均自由談

話有發奇問者謂吾人之死以

何種爲最爽快該撒發最高之

聲曰以發於意外之死爲最爽

快明日遇害其語識歟

(徂東)

## 五首雄健的詩

倚虹

余前撰『雪窖騎兵語』刊諸第一期星期中或有  
許爲用筆雄健者其實我但就所聞作率真語雄健  
烏足當頃閱湖口高陶堂(心夔)詩有『怨歌』  
十八首雄健兩字當之弗愧余摘寫其五度亦愛談  
雄健文字者所許也其一云青絲白鼻鬪遊戲都市  
間捲袖吹橫笛聽者無好顏其二云白日原上落北  
風嘯獨樹縹馬韝兩鷹城南酒家去其三云可憐烏  
白城日夕鳴笳聲殺賊不及千何貴門懸旌其四云  
祁護拊佩刀健兒齊上馬從事橫戈出健兒死城下  
其五云飄然曠野中雄跨惟一身黃鵠飛參天四顧  
無我親



## 膩友宵談

錄

(六)

馬二先生

好容易分娩了，卸產下一個女孩。我自念身世，也不知這孩子究竟是誰的。他將來的命運，比我如何？況且債務大部分雖已清楚，却也還有六百餘元的未了。手頭既然空空，生活也不容不顧。心中豈能不着急呢？我常聽得人說：北京胡

同中當姑娘的，容易走運。因為京中嫖界闊人，多什麼？總長次長，都常叫條子。祇要碰得着他們，每次城裏的條子，都可得二三百元。不算稀奇。若夠得上有交情時，每次條子就能得一千五百。也未可知。我想，既然因為開班子在天津跌

了。這一個筋斗，何不到北京去做生意？碰碰機緣呢？倘能多餘下幾千元，也可了清債務，恢復舊觀。這便是我到北京的原因了。到京之初，也是一個熟客帮忙。先住在金臺館，後去看班子。看班子就是檢擇地點、房間。起先看了武林。金後來因聽說這武林金班中的管帳先生，專門好奸。班中的姑娘，我想不好這種事。雖未必能鬧到我身上來，但是人言可畏，難免將來沒有人說閑話，造謠言。於是



另外看了一處班子名叫鳳麗院。便是章二爺認識我時所在的班子。也是你跟章二爺同來第一次會面的那個班子了。

誰知道北京的班子中做生意的方法可以分作兩類。第一類是北方班子做法。以多留客住夜爲唯一之手段。如此方能每晚有若干客人來上盤子。因爲既有多數有交情的客人。無論如何盤子總不。好意思不來上這一種生意。我實在辦不了。第二類是南方班子做。

法。須先有門路介紹於一般調人之前。經一般大人先生們贊成。捧場在他們大賭局中連提若干次頭錢。這種辦法我又沒有人介紹。挨不上去。那章二爺是你的好朋友。你須知道的一總。也不過吃了三檯酒。打了五場牌。却已是三個多月的光陰了。除此而外我更無其他再密切的朋友了。每逢開市。宣卷都是碰機會。實在沒人做花頭時。只好找我在天津時的幾位老客人。請他們來幫幫忙。糊糊場。

面這幾個月來。有時也找你來幫幫忙。我心中更是不過意。因爲你向來不在窩子中玩。只不過看在朋友面子上來幫我的忙。所以我很是不過意的。但是我在這一年中。又增加八百餘元的債務了。舊債新欠。班子中的帶擋本錢不提。只這每月的利息也很難應付了。前次過節時。我自知是不了之局。所以又向天津的一位老客人說。請他幫忙。他允我打四場牌。另籌二百元。我又在天津班子中拿了。

八○百○元○帶○擋○因○纔○此○把○京○中○班○子○  
的○帶○擋○與○欠○帳○還○清○再○回○天○津○這○  
又○是○你○知○道○的○但○是○天○津○的○生○意○  
也○不○似○前○幾○年○了○我○的○一○班○老○客○  
人○已○有○一○年○不○出○來○玩○了○我○還○能○  
找○他○們○嗎○因○此○生○意○也○平○常○那○些○  
舊○債○戶○却○時○常○來○催○逼○我○又○陷○入○  
說○不○出○的○一○種○苦○境○

幸○虧○天○不○絕○人○遇○見○一○位○做○生○意○  
的○客○人○也○不○必○說○他○的○名○姓○了○他○  
忽○然○和○我○要○好○起○來○替○我○把○這○些○  
債○務○帶○擋○一○併○還○清○也○算○是○我○一○

時○的○幸○運○你○昨○日○勸○我○說○這○種○年○

頭○做○生○意○沒○有○什○麼○好○處○這○人○既○  
然○如○此○慷○慨○替○我○還○債○爲○什○麼○不○  
嫁○與○他○就○完○了○呢○這○話○在○你○原○是○  
一○番○美○意○但○是○我○很○知○道○那○位○客○  
人○的○性○情○他○替○我○還○帳○祇○不○過○是○  
一○時○的○高○興○並○不○是○真○心○愛○我○倘○  
然○嫁○了○他○之○後○也○許○他○另○外○又○愛○  
上○了○別○人○那○時○叫○我○如○何○呢○你○須○  
知○道○愛○嫖○的○男○子○祇○歡○喜○常○有○  
新○遇○見○的○女○人○絕○不○肯○專○心○與○那○  
一○個○女○人○有○真○愛○情○我○把○這○一○層○

早○看○透○了○

我○自○從○入○了○這○火○坑○之○後○遇○二○位○  
好○客○人○都○是○於○我○有○恩○而○並○無○絲○  
毫○關○係○的○一○位○是○天○津○的○張○大○爺○  
他○自○從○我○一○出○來○做○生○意○就○認○得○  
我○並○且○常○常○幫○我○忙○然○而○他○絕○不○  
轉○我○身○體○的○念○頭○一○位○便○是○你○因○  
爲○你○雖○然○祇○幫○我○幾○次○忙○你○祇○是○  
可○憐○我○的○境○遇○不○但○沒○有○轉○我○的○  
念○頭○并○且○也○絕○不○是○爲○自○己○的○開○  
心○只○看○你○除○我○這○裏○之○外○別○處○的○  
班○子○中○你○并○不○會○去○挑○遇○一○個○人○



便可以證明了你們這二位都是我心中感念的恩人我將來必定聽你們二位的忠告趕早擇人而事但是這個門戶中要想擇一位至誠可靠的人物一時恐怕不容

易遇見呢也祇好閉眼聽天任命運罷了

他愈說愈起勁余聽畢觀壁上時鐘已指在五六之間乃慰令安睡勿空勞思慮存心苟向善

者他日必能食其果也三不語而頷其首余亦興辭途中默念世間不少傷心人人各有其難說之苦痛正不限其人之身分爲何等而始然也

(完)

## 酒錢世界

拈花

莊啟君言戰後歐洲酒錢之多小賄之盛匪夷所思如酒館飯館之內入門時開半門要酒錢就桌侍者要酒錢卸衣帽要酒錢大小便要酒錢進而火車出入處處要酒錢進而無可設法之處有酒錢卽有法可設進而通衢之中有酒錢而警士可驅使然則戰後之歐洲可云酒錢世界